

# 堯樂博士回錄憶 (一)

盛世才與馬仲英

堯樂博士

## 楔子

新疆之大，甲於全國各行省，面積五百五十六萬三千四百方里，有人作過統計，新疆面積為我國本部十八行省的三分之一，大過東北九省一倍有餘，又三倍於四川，八倍於湖北，十倍於安徽，十四倍於江蘇，十五倍於浙江。同時，我還得續請國人切記一項事實，從十八世紀初葉（遜清雍正年間），到十九世紀末葉（遜清光緒朝），前後近兩百年裏，俄國人明搶暗竊，他們跟顛頂無能的清廷，簽訂了十餘種有關新疆邊界的條約，每簽一次便喪失幾萬方里新疆的領土。這些不明不白丟掉了的地方，還不包括在上述的新疆面積之內。

在這五百五十餘萬方里廣大的領土上，姑不論蘊藏着多少寶藏（新疆的物產從哈密瓜、吐魯番葡萄，直到牛羊馬匹、五穀雜糧，名貴木料、

藥材、金銀銅鐵錫、鹽煤、石油、白玉，無所不有，無一不豐。光說黃金，便是遍地皆存，在阿爾泰山區，砂金無須開採，簡直俯拾皆是。石油一項，尤其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全新疆的居民，却祇有三百多萬人。因此人口密度，約摸每兩方里，才祇有孤伶伶的一個人而已。所以我常常這麼想，將來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多一半是請上新疆去發財。

但是，古時候的中國人安土重遷，很少有人想到往邊疆發展。當新疆這一片富源無限，人口寥寥可數的廣大領域，成為我國的最大行省。歷代帝王，反而把它當作安置充軍，流徙犯人的地方。甚至這些犯人到了新疆，一有機會，他們還要千方百計，萬里迢迢的逃回內地。沒有人留戀新疆那種人人富裕，家家殷實，盜賊不生，乞丐絕迹的理想居住環境。

民國元年（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的主政者

是一心保境安民，力禦外侮、銳意整飭吏治，開渠墾荒的雲南人楊增新，他是新疆同胞至今猶然感念不置的好官員。但却不幸在十七年七月七日，亦即新疆人痛心疾首的「三七事變」中，被他部下的野心陰謀份子刺斃。繼任新疆省主席的，則為橫征暴斂、結黨營私，苛虐百姓，無所不用其極的金樹仁。

在金樹仁統治之下的新疆，迅速的由「中亞之樂園」，一變而為「黑暗的地獄」。金樹仁為了施行他的恐怖統治，高壓手段，他重用他的甘肅同鄉，尤其招募白俄騎兵，任由那些粗暴野蠻的俄國老毛子，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乃使新疆同胞「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遭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大難。

東疆哈密，從清朝起便由回王統治，哈密的田地，多為回王所擁有，哈密的維胞，都是回王的佃戶。我，堯樂博士便是兩代回王，老王沙馬

克蘇特，和新王聶滋爾的大總管，官銜是二品大都統。民國十九年三月老王逃亡，新王即位，金樹仁便想趁此機會，攫奪回王的采邑，用上了「改土歸流」之計，其實他不但攫奪回王的財產，尚且從維胞佃戶的手裏，將他們賴以維生的田園

，奪去給他的甘肅同鄉耕種。維胞憤懣不平，兼且無以維生，再加上小堡的一名軍官，強娶維族少女，觸犯了回教的大忌，星星之火，終於燎原。我便在哈密領導維胞，跟殘民以逞的金樹仁省軍，決一死戰。

頭一戰因為我們既乏訓練，又缺兵器，被強大的省軍全面擊敗。更由於省軍旅長熊發有，他抓到了維胞便殺，我不能坐視族人遭受屠戮，便唯有奔向內地，希望能到南京，去向中央陳情，求救。

然而却在甘肅涼州，被雄心勃勃，驍悍善戰的小司令馬仲英邀去。馬仲英時正有意向新疆發展，因為我們同是伊斯蘭弟兄，他自告奮勇，和我同回哈密，麾師擊敗省軍，解救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維胞。便從這個時候起，我部下的武裝維胞和馬仲英的部隊，並肩作戰，共同以推翻金樹仁的暴虐統治為目的。新疆各地的戰事，前後持續了兩年之久。

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我和馬仲英的聯軍，節節推展，前鋒已經攻抵省城迪化，城中饑饉，民怨鼎沸。於是金樹仁的部下陳中、陶明燧等便指揮白俄歸化軍，實行政變，推翻金樹仁，以挽救那個危急的局面。金樹仁在混亂中越牆而走，他逃到西門公安局，一面驅使効忠於他的省軍反攻，一面急調掌握省軍主力的盛世才率部回援。但是盛世才却利用這個機會，逐走金樹仁，順利獲得新疆的軍政大權。這便是舉世皆知的新疆四一二事件。消息傳到南京，中央乃派參謀次長黃慕松，專機入新，相機處理新疆事宜。當時，盛世才正忙着跟馬仲英作和平談判。而就在談判期內，他又和昔為我之下，



本文作者民國二十三年出任哈鎮警備司令時所攝。

後來另樹一幟的和加利牙致簽立密約。盛世才委他做南疆警備總司令，和加利牙則在兩軍戰事再起之際，領軍急退，使馬仲英措手不及，馬失前蹄，再加上天氣突變，將士紛告凍斃，於是便被盛世才一舉擊敗，退到我的駐地吐魯番來。

盛世才擊敗了馬仲英的當天，他不遑追擊，匆匆趕返迪化，六月二十六日，突然將新任新疆軍政三委員陳中、陶明樞，和李笑天，槍決於黃慕松臥室旁邊的鐵邊樓下。他說道三人「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爲」，其實他是聽信了謠言，以爲三人和黃慕松交往頻繁，使他居不安位。

消息傳出，舉國震駭，盛世才遂向中央表明心迹，而中央則急電召回黃慕松，報告一切。黃慕松回南京後，仍然力主任命盛世才爲邊防督辦，劉文龍爲新疆省主席、張培元爲伊犁屯墾使，兼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

### 我和盛老四打圓場

黃慕松飛返南京後，盛世才和馬仲英，又派代表談判停戰。我見盛世才派的代表是督辦公署參謀長劉斌，和盛氏的四弟盛世驥，深感他們是歷來省方所派代表中最够份量、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我的心目之中，他們說話一定算數。因此我便苦口婆心，勸馬仲英，一定要推心置腹，開誠佈公，和劉、馬二位談出一個結果來。當時我所恃的理由，是我們過去反對金樹仁，完全是爲了無法忍受他的欺凌迫害，使維胞在新疆無法生存。如今盛世才盛督辦剛剛上臺，他的施政方針，八字尙未見一撇，又怎能不分青紅皂白，遽然

揚言反對，又度燃起戰火？我會鄭重其事的告訴馬仲英說：

「倘若盛世才的作風能够師法楊增新楊督辦，新疆老百姓一定竭誠擁護。萬一他要落了金樹仁的窠臼，也該等他有所作爲了，我們再提出抗議。否則戰事再起，名不正言不順，那豈不是在跟新疆老百姓過不去？」

然而談判一開始，氣氛就顯得很不對勁，大有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意味。時今我猶仍記得，那一次關鍵重大的談判，省方首席代表劉斌，一開口便下逐客令，要馬仲英拿錢走路，他說：

「貴軍遠道來新，目的在於使金樹仁下臺，現在金樹仁不但下了臺而且已經離開新疆，貴軍的目的完全達到。新疆軍事復員在即，貴軍似應退回原防區。不過這一次新疆省府改組，貴軍無功勞，新疆省政府也應該撥一筆酬勞的款項，表示謝意。請貴總指揮提出一個適當的數目，以便請示籌撥。」

馬仲英一向目高於頂，性烈如火，劉斌當下逐客令，叫他怎聽得進。談判的主旨是馬仲英部劃分新疆防區問題。如今一開口便叫他拿一筆稿賞回家，馬仲英當時便怫然不悅，臉色大改。那心直口快，不留餘地原是馬仲英的本色，因此他針鋒相對，直截了當的向省方代表有所要索。他說：

「金樹仁在新疆搞得烏煙瘴氣，亂七八糟！老百姓被他逼得走頭無路，一致起來打倒他。本軍就是應全新疆的老百姓所請，開進新疆來弔民伐罪，攆走金樹仁的。尤其金樹仁倒臺，就數我

們的力量出得最大。怎麼？金樹仁他遺留下來的文武各職，一樣也輪不到我們頭上來嗎？」

馬仲英的條件，是不論督辦或主席，他要分一杯羹。

說這些個話，會場的火藥氣味已很濃厚。詎料，劉斌回答他時，措詞雖然婉轉，可是骨子裏却奇硬無比，而且還頗帶些兒諷刺意味：

「馬總指揮如果有意問鼎邊防督辦或主席，那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到南京中央政府去活動，因爲邊防督辦和省主席任命之權在於中央。其次則馬總指揮倘若認爲幹個臨時督辦或臨時主席也未嘗不可，那麼，還得請馬總指揮去跟刻在省城的臨時維持委員會商量。實在是茲事體大，我們兩個既不敢、也無力承擔這麼一件大事。」

劉斌的這一席話無異是在挑釁，「上南京，求中央，「你可有這麼大的神通、力量？」入省城，找臨時維持委員會，「諒你也沒有這個膽量。」所以我一聽到這裏，馬上就覺得事態嚴重，祇要馬仲英反唇相譏，或者惡言相向，談判必將破裂，盛馬之間又將兵戎相見，新疆的戰禍，正不知將伊於胡底。所以，我搶在馬仲英之先，岔嘴說道：

「馬總指揮仗義倒金，兩度入新，我們新疆人對他無不感激。如今金樹仁雖已走了，但是新疆的地方那麼大，省軍又師老兵疲，環顧全省，能打硬戰的隊伍，早已所剩無幾。馬總指揮願意留在新疆，保境衛民，我想上自省方的軍政當局，下迄新疆的各族百姓，一定都會表示熱烈的歡迎。不過爲了責有攸歸，倒是必須劃定防區，區



分範圍。我想我們今天的這個談判，不妨就朝這個方向進行。」

盛世驥也怕雙方一語不合，當場鬧僵，因此他緊接着我的話說：

「堯司令的話，很有道理，同時也合乎實情。個人也希望我們的談判就照這個方向進行。祇不過，我們還得先跟省方請示，然後再作具體的商榷。」

就由於我和盛世驥雙雙出面打了圓場，談判雖然中輟，但是前途仍然顯露曙光。馬仲英和劉斌，當時都沒有再說話，算是以緘默表示承認，接受了我與盛世驥所提的意見。

這一次和省方的談判，我所站的立場是在馬仲英的一方，但是由於我和馬仲英在基本觀念上有了距離，所以我和他的態度並未能完全趨於一致。馬仲英認為倒金的功勞，他遠比盛世才為大，因為他曾經數度血戰，幾瀕於死，而盛世才則不過漁翁得利，乘機崛起。再則依他的想法，督辦主席「唯有力者居之」，誰的拳頭大，誰便可以坐上新疆之主的寶座，否則，叫他有所恃而受委屈，他決不能服這一口氣。我則深感內戰兩年，荏苒遍地，金樹仁既倒，民亦勞止，迄可休矣。新疆最好不要再打內戰了。因為我是新疆人，我當然要一心為新疆地方、百姓着想，所以我就在明裏暗地，竭力的促使談判成功，訂立協議。我這種本位主義的態度實與省方代表不謀而合，殊途同歸。因此乃使劉斌、盛世驥二人對我不然改觀，另眼相看。每當談判受阻，形成僵局，他們總是聯袂到我的寓所拜訪，私下商談，或者交換意見，

見，應該如何打開僵局，談判得能朝預定的方向，順利推展。

### 讓馬家軍戍守哈密

談判期中，忽然聽到消息，被羈縻在省城迪化的回王聶滋爾病重，勢正危殆。故主情深，生死俄頃，使我憂心如焚，眠食俱廢。我決計不顧一切代價，但求挽回吾主的性命，否則我將何以對已逝的老王？於是不惜在雙方談判的緊要關頭，直接向省方代表提出我的私人請求。一日，我藉答訪之名，到了從未履及的省方代表寓所。寒暄過後，我使出之以試探的口吻，問劉斌和盛世驥：

「聽說聶滋爾回王在省城病篤，這個消息可是真的麼？」

當時，由劉斌回答我說：

「回王誠然有病，但是並不嚴重。據醫生診斷，他不過是因為心情鬱悶而有所不適。只要能夠改變環境，即可不藥而癒。」

我不知道他這麼「真誠坦白」，是有意抑或無意，但是總而言之，劉參謀長已經給了我可趁之機。我正驚喜交集，心中儘在揣摩，應該如何措詞，提出回王聶滋爾轉換環境，不如迎歸哈密的請求。盛老四盛世驥却又懇摯的告訴我：

「家兄自從出任臨時督辦以後，先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家兄確實有意送聶滋爾王回哈密，但是却又考慮到兩層窒礙。一則聶滋爾王身體衰弱，唯恐他不勝長程跋涉。二來這一迢遙行程，沿途安全堪虞。萬一有個什麼差錯，這個責任誰

負得起？」

我聽他再這麼一補充時，真是心花怒放，大喜過望。姑不論這是盛世驥代表特意在我面前放交情，送秋波，或者是盛世才盛督辦果有釋回吾主的心意。我祇求吾主能够重返哈密，那就解決了我最大的一件心事。所以，當時便有「打鐵趁熱」、「事不宜遲」這兩個念頭，十萬火急的兜上心來。我忙不迭的建議：

「既然盛督辦有這層意思，是否可以採取這一個辦法？請省府派人送回王到吐魯番。從迪化到吐魯番，坐汽車祇有一天的行程，我想安全決不會生問題。回王到達吐魯番後，便由我負責護送回哈密，這一段行程倘若發生任何意外，我某人願負一切責任。」

盛世驥對於我的要求，居然一口答應。他說：「堯司令的這個辦法，依我想來是最適當不過的了。我們暫時便這樣決定，等這邊的談判完畢，我們兩個回到省城，馬上派人護送回王到吐魯番來。」

當時我聽盛世驥這麼一說，確有「分開頭頂八斗骨，一盆冷水澆下來」之概。我以為他是在以由我促成談判，作為釋放吾主的代價。所以我深心失望，倒抽了一口冷氣。

劉斌、盛世驥幾次三番，電訊頻傳，向新疆省垣盛督辦請示。最後結果，算是盛世才向馬仲英作了很大的讓步。盛氏開出來的條件約略如下：

一、委馬仲英為東疆警備總司令。



「四一二事件」被逐出新疆的金樹仁。

二、馬軍悉歸督辦公署節制。

三、指定以哈密行政區為馬軍駐防地。

四、目前馬軍所駐之吐魯番、鄯善、托克遜、奇臺、木壘河、孚遠等地，一概限期讓出。

這些條件，對於氣吞河嶽，目無餘子，確亦

擁有赫赫戰功，強大實力的馬仲英來說，未免苛

刻而不近乎人情。所以這位回族少年英雄開門見

山的提出對案，他的相對條件則為：盛世才必欲

督辦自為，那麼，新疆省主席必須由他來當。

馬盛雙方，早就積積不能相容，談判也者，

不過是新疆老百姓在戰禍頻仍、家破人亡之餘，

作一番聊勝於無的幻想而已。我當時何嘗不能覺

察得出這其間的道理。却是仍在鼓起勇氣，孜孜

矻矻，竭力促成馬盛獲致協議，一言以蔽之，無非企圖僥倖萬一，將新疆局勢死馬當作活馬醫。

馬盛雙方旗鼓相當，互不為下，於是彼此小

心翼翼，拈斤搭兩，利用和平談判，互為戰備。

然後厲兵秣馬，決一雌雄。所以馬盛談判遷延時

久，雙方意見，距離反而越來越遠。

### 羅文幹插進來排解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司

法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胸中樞之命，自首都

南京飛抵迪化，主持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新疆

省政府主席劉文龍、暨伊犁屯墾使、陸軍新編第

八師師長張培元，三位邊陲大員的就職典禮。由

於這一大典，省方和馬

仲英的談判又陷於停頓

，暫告擱置。

不過羅文幹不失為

有心人，他聽說馬、盛

談判業已稍有眉目，略

就端倪，他很想趁此機

會，站在中央立場，施

展一下他的外交長才。

羅文幹有意自告奮勇，

甘作調人，為新疆人士

出力奔走，盛世才立刻

便將他和馬仲英雙方的

最後要求，向羅文幹有

所說明，請他作為居間

調處時的依據。同時在

羅氏登車啓程赴吐魯番之前，盛世才尤曾提出建

議，倘若羅氏調處告成，請他代邀馬仲英來迪化

省城就職，仍由羅文幹監督，以昭慎重。羅氏認

為這是一件小事，也就滿口應允。

當羅文幹飛抵迪化的消息傳來吐魯番，我便

主動的再勸馬仲英，我希望他莫再揚言反盛，因

為盛世才的任命已由中央發表，中央又派大員親

臨監督，在在都表示中央對新疆關切之殷，與乎

對盛、劉新職之重視。我曾警告他說：「在這個

時候，你無緣無故的反盛，那就等於你在反中央

了。」

我這些個話，多少發生了一點作用，另一方面，

則盛世才就任邊防督辦，已成不爭的事實。

所以，馬仲英自此便不再堅持反對盛世才的更上

層樓，出任新職。同時，當羅文幹的專車抵達吐

魯番，我以當地駐軍首長身份，發動各界民眾，

組成了盛大熱烈的歡迎隊。屆時，我會邀同馬仲

英偕往參加，同赴城外郊迎，馬仲英居然也表示

首肯。由而可見，馬小司令的態度，確已有了相當

的改變。

馬盛和談，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調

解會議，舉行於羅文幹蒞臨吐魯番後的第二天，

亦即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日，由羅文幹親自主持

。他首先報告他此行入新任務，並且呼籲全省軍

民，在新督辦（盛世才）、新主席（劉文龍）的

領導之下迅速恢復秩序，和平共處，藉使各族同

胞，能够重渡安定快樂的生活，尤其藉免強隣染

指新疆的機會。門面話說過以後，言歸正傳，點

入本題，羅文幹談到他吐魯番之行的目的，他

說：

「我這次親自到吐魯番來，決不是爲了遊山玩水，欣賞風景。而是我願見新疆全省和平，先自東疆實現。實現的辦法，便是請馬總指揮禮讓一步，不再堅持出任新疆省主席的條件。這一點如能獲得馬總指揮的同意，新疆和平問題，立即迎刃可解。我希望馬總指揮爲大局着想，否則的話，我這個由中央特派的監誓人，也就沒臉回迪化去了。」

話說到這裏，羅文幹暫且頓住，眼睛望着馬仲英，彷彿是在等着他一口答應，圓滿解決。當時，會場中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在馬仲英的臉上。羅文幹以「顏面」爲詞，無疑就是在向小



繼金樹仁出任新疆邊防督辦，掌握新疆軍政大樞的盛世才。

司令攤牌了，照道理說，小司令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有迴旋的餘地。可是，我心中明白，小司令馬仲英的一腔熱血，萬丈雄心，豈是羅文幹的一聲攤牌，三言兩語，所以打消得了的。所以，馬仲英的反應，乾脆便是置若罔聞，不作可否，他裝做洗耳恭聽的模樣，彷彿在等羅文幹繼續再往下講。

這個場面，相當尷尬，羅文幹在蒙目睜睜之下，久候馬仲英的答覆，結果是音信杳然，全無反應。他無可奈何，祇好再說幾句應酬話，自己打那那個圓場，草草結束了他的這一篇說詞。羅文幹的這幾句敷衍場面，稍解僵窘的應酬話，詎料後來竟會被盛世才斷章取義，作爲攻訐中央，倒向蘇俄的口實。

——政治風雲瞬息萬變，昨是今非，誠足令人浩歎。盛世才往後指稱當時的司法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又奉日本帝國主義走狗汪精衛（當時汪是行政院長）的命令，來新活動。其任務是：繼續黃慕松未完成的任務——破壞新疆與汪精衛謀取地盤。……由迪化到吐魯番見馬仲英，又由吐魯番到伊犁見張培元，結果竟把劉文龍、馬仲英、張

培元先後聯絡成功，造成三角關係的力量，用三角關係的力量，進行反革命工作。」

其實，羅文幹一到吐魯番，始終是按照盛世才本人所提的最後條件，進行調解。他不但沒有「聯絡」馬仲英，相反的，一開頭他便企圖用中央的大帽子，迫使馬仲英放棄新疆省主席的要求，就範於新任督辦的盛世才。他迫不得已的敷衍應付馬仲英幾句，那正是在他當面碰壁，無法轉圜的情況之下所說的。此刻我將當時情景和羅文幹說詞據實紀錄，明眼人自可一望而知。因爲羅文幹他僅祇是這麼說：

「馬總指揮是邊地英才，將來有的是做大事的機會，屆時本人必定全力幫忙。」

細細玩味他這三句話，就說羅氏在結束演詞之前，還在再一次的催促馬仲英，不再堅持要求新疆省主席一席，不是也很能說得過去的嗎？

### 馬仲英豈肯進迪化

馬仲英後來果然放棄新疆省主席之想，是由於三方面的力量所促成。由羅文幹帶來中央的壓力，馬仲英自己則因爲淤泥泉一役的挫敗，亟待撫輯流亡，整頓兵馬，於是一時之間無力與新勝的盛世才省軍，再作決戰。此外，則我本人的苦苦勸促，力請容忍，自然也不無些微的影響。

起先我們是以姑且研究省方的提案爲詞，讓小司令馬仲英安安靜靜的坐下來，面對現實，有所磋商。省方要求馬仲英擔任東疆警備總司令，因爲馬仲英所部當時率皆駐在省城以東，我認爲這一點頗合實際，不必推諉。至於馬仲英所部一律編入東疆警備總司令部，那也是順理成章，無可非議的事。唯有東疆警備總司令部的防區範圍，引起了嚴重的爭執。省方的條件，東疆警備總司令部應以哈密行政區爲防區，但是馬仲英對於他和我當時據有的吐魯番、鄯善、托克遜、奇臺和



木壘河、孚遠等處，認定已為既成事實，那就不太願意和盤托出，統統交還省方了。

省方所堅持的馬軍必須撤出上列地區，未始沒有足夠堅強的理由。因為，在行政建制上，上列各縣都屬於迪化一區，而迪化區位於新疆的中心地帶，當然不便劃歸東疆所轄的範圍。

根據此一理由，羅文幹再三再四的力勸馬仲英，轄區問題，不必堅持，他很輕鬆的說：

「防地小些，你的責任不也跟着小了嗎？」  
最後，馬仲英終於再次讓步，不過，他却又提出了一個相對條件，若把他的部隊東調，這一筆調防費用，他自己全無着落，同時他也不願為此擾民，他要求由省府撥發一筆專款。

這一個最低限度的反要求，情理法三者，無一不合。因此，羅文幹當時一口答應，由他負責轉達省方，一定遵照辦理。

馬、盛之間相持不下的互爭之局，乍看起來，至此已告圓滿解決。殊不知，還有一件看來很小的就職地點問題，居然使進行順利的談判，又觸了暗礁，而且勢將因之擱淺。

羅文幹轉達盛世才的意見，請馬仲英走一趟迪化，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由羅氏親臨監誓，以昭鄭重。但是，馬仲英則要等他的部隊在哈密集中以後，再當着全體官兵的面，請羅文幹蒞臨監誓就職。羅文幹堅持該照盛世才的意見辦，馬仲英便說：

「如果不照我的意見，前面談的全部算是扯淡。」

馬仲英為什麼要在這個細節問題上，獨持己見，毫不讓步？那當然也有他的道理，試想李笑天、陶明樾、陳中手無尺寸鐵，都會被盛世才喝令拿下，槍斃於中央大員的臥室之外。馬仲英他跟盛世才會經幾度沙場決戰，生死搏鬥，何況馬仲英又有人有槍有地盤，當時正是盛世才的心腹大患，盛世才要他進迪化，誰能保他的險？

(未完待續)

自 由 中 國 · 造 紙 權 威

#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 產 品 種 類

道	模	印	新	打	聖	招	牛	柏	衛	紙
林	造	書	聞	字	經	貼	皮	油	生	
紙	紙	紙	紙	紙	紙	紙	紙	紙	紙	袋

公 司 地 址 : 臺 北 市 館 前 路 四 十 三 號

電 話 總 機 接 各 部 : 三 三 七 二 二 一

營 業 部 專 線 電 話 : 二 〇 〇 五